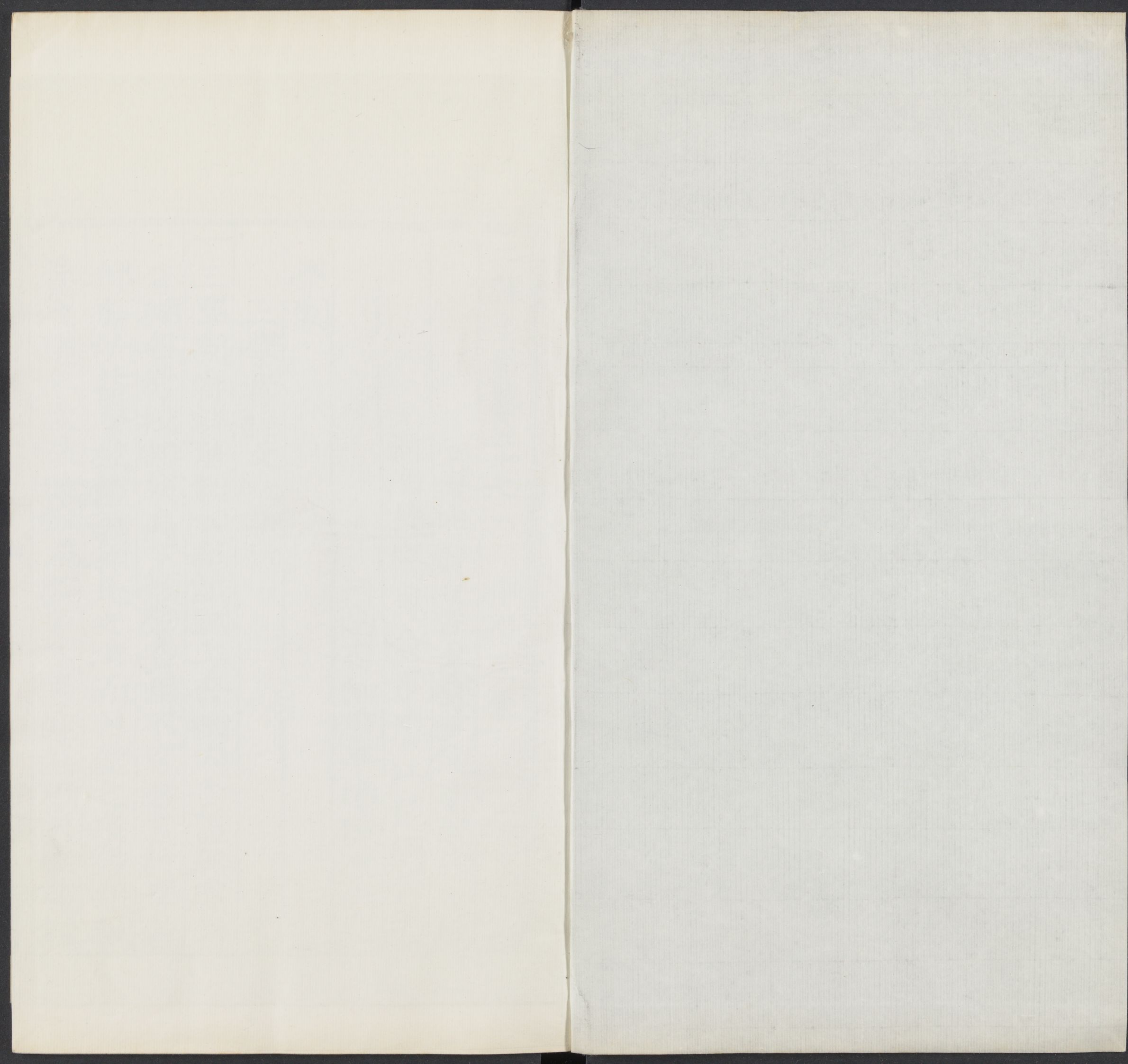


14

T 9111 / 1285



二程全集卷之二十七

伊川文集卷之三

河南府知府平陽府知府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縣知縣

河南府知府平陽府知府

學制

三學制詳文

三學制者詳舊制必欲致於上合教乃合道果虛實

皆稱名考校非徒有下類實費用不可勝言其學若

都無以益學校無教相先之地而月使之學殊非表

表之道今立法以教者其意固不若是也

二程全書第五十七

伊川文集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河南本政司左參議正定周紘守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學制

三學者詳文

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者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

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兩貴有益學者不失
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執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
為執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
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執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
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
廷

一三學制看詳大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
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
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
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

經終者却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
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為政之方其
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大學乃
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制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畧六韜尉繚子鄙淺無
取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
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
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

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

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

錄並合減罷

所減錄官乞與比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置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

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暑

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

止為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為一齋容三十人

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齋所容千

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未能遽

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為教導之官去利

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

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

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

已改去遂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

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

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佗士人

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

第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
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
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
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
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况人於鄉里
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脩勅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
監勅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
是庠序之事與他處條貫体面不同今來修立所存
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脩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
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
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及齋並繫創
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
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
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即虛若無其
人未委合與不合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

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
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
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
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摸楷有如此之人至
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
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
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敢
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
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
所謂供億只是洒掃堂室供給飲饌學錄專主所貴整
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
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者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
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為七間繫二十四齋止容一千
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
楹其看詳文却稱七間為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
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未見得
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臥榻其太學見今屋
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脩截得若干齋舍有無
妨闕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便入

內舍如何容着

勘會着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為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為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筭計可容舊來常是二入或有三入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

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着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今來者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于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聞于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為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論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可細曲為防閑甚失庠序之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鬪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止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為舉人者即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即今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勅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
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
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
之理如或以為不明即可改及為若古者四民各世其
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為工商雜類
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
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况自來條制
凡為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未嘗更開說若為工
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畧舉一二事以為證如舊衣服令
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即不言若充軍及遭黥

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
驛即不言子弟為卒僕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
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
始所以立法之意欲并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為舉人者
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
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
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耻聞於鄉里立文
所以為警且暴一罪而使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堂儀引入游賢堂舍
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

即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即堂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不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未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大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序威儀濟濟即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

誦之聲即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為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即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堂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夫堂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承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况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即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瓊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

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一合應用條制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合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賞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以辯三學制國子監勅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脩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却將禮部看詳事鄴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脩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

為見禮部所問典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
答今來送到禮部者詳所駁之事却已改換了前來
所難之意却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
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
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
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
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
朝廷用心雖古聖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
嘗敢言已無遺也又言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
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

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
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於一聞其
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為益况淹久乎或遠或
久繫其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
至矣而禮部以為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
也夫與人為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
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
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
今來禮部者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
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

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
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
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
使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者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
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者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許窄狹
者今新立條制每齋長為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
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
處須至更互請做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學已及一

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遷出朝廷立定齋舍間數年
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
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脩葺其年只幾人豈有一旦

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文

尺筭計不唯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即是齋舍數目未

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

據今日學舍為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

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增至

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克盛學生之負

增至唐生負之數未為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
升補一事最為未便天下人所以論議言者所以為
言朝廷所以重脩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
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最為完密不可以廢則禮
部用意可見其者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
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哈欲
成才之多豈以艱難為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
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
也正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
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

此而求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畧去此法惟令長
貳推擇行執事所備者升為上舍緣行執事無法考
驗即無事實可據起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
跡有司之事非序序有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
之以文則人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
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
專任長貳為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
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
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
法必違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前日考察之法

是也始於諸齋乃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
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
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
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
也今欲朝廷重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于下
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為
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苟非其人亦
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為可循守也此世俗所論
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
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
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
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
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不知太學
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
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
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為
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唯已勞如有疾故在假
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
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為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為

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作事故則出無可柰何不當以此為限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合尤為踈簡其間豈無職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合之法其外合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隨業之人無由久容

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讀史不唯事情迂濶兼妨廢生負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

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熟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却正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畧六韜尉繚子却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濶難以施行因會元立法減去三畧等蓋為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為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

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
經尚未足為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盡當遣出
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遣出之
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
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
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
經術最為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勅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
以不依常例舉官勸會主簿書庫官在士友收文

事最為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幹
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
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曾申明得旨勅條不
許既曰修條即須損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
廷差官修條即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
先申明取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令繳
納誥勅繫抵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
意蓋為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為士人即
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

人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為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為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為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

即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

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

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况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為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州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禮部者詳稱三舍并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
其三舍并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繫在朝
廷取舍又云新修添置學生克正錄人給錢米屋若
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幼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
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
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
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者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量比類
支給今來所脩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貳裁度
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做不

至遇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

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

本監支費

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

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
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
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
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
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
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
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

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者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必又令五人為審請召對面點抹慮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生負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負整會假限辯理事節日有牒訴如聽訟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逐說書治學事不為煩勞改試為課乃學校大體當面點抹教告為益最多舊來公私試

排比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錙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為誘益

一禮部者詳改齋諭為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諭者教諭為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為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繫令博士參預不唯知擇

生負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无所容私新條立意
大率唯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
所難大率唯是欲密為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
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款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
重舊條稱徭人并相容隱之人不許為保今條內刪
去又舊條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
士行無關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
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關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
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為保者僅人與歸
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
士行無關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盜之罰一曰盜博鬪毆今刪
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
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
慢兇恣受賂鬪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是包括在
內今却分立兼行止乖惡舊无此一項切念學校所
以撫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况有行止乖惡凡言
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可分立條項

二程全書第五十七

二程全書第五十八

伊川文集四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

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

相見並以冠為冠處以學戰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與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堯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措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九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明諸心知所養性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

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免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矣所未
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
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
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免而中
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
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
曰堯舜姓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
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智者也孟子則學
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
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
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子而好異
矣

漢文殺薄昭論

漢文殺薄昭如何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忠義
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
指親以盡鄭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
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為法
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皆執
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
害為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

伊文卷四 三
為義使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若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事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八議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賑濟論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

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
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
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
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墮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為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文章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
利祿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
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
為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則學之道當如
何後之學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美

其辭新奇其意取悅人之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評訓
較先儒長短立異說為工而已如是而學可至於道乎
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
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
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志者姑修謹而可能乎
况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為儒者之本諒諸君之所
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之

問聖入之道傳諸經之後學者必以經為本然而諸經
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
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為

二曰大亨利於貞也其辭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也春秋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辭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為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為并奪無衣之詩其教安在書為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也亦存堯舜以示戒耳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為是而可法耶為非而可戒邪禮記雜出於漢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而不以泛濫為賢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畧問儒者積學於已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

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間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為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為之者不得其道耳思欲仰希前哲之為上副朝廷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思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為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之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修立孔氏條制

伊文卷四
六
一添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為奉聖鄉世襲奉
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為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
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祠事一所賜
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
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稱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歷
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導胡蘆封之人及教導其嗣
子吏部於舉到學官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制
乎外所以養於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
或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勸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
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印銘有序

碧玉琢傳宗印程伯之後四字其旁小字銘

之曰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為姓惟我皇考卜
居近程復爵為伯子孫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二月

丁卯願銘

楔飲詩序

上巳楔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
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
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居洛則
引流回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楔事公廙好古
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歌詠有不愧山

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
因論今昔 異而為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
義為踈曠 比道執當筆劄之工誠不懼矣安知後日
之視今日 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遺令 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
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
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
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
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
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
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
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教人耳其不同如
此也與叔曰夫教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
曰誠善矣然觀先王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
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闕故編偶見
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涕下

蜀守記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
善必曰蔣堂程戡故謹言曰彥博屬田况程戡勝蔣堂

虧猶言不如也最善之中言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
勝也予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
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
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
其所不樂者輟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遊樂毀后土
廟及諸淫祀伐紅濟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鄴
遊樂也前蔣堽年為政後闕

養魚記時年二十二歲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
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立

順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
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
禁數罟不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
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
是因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魚乎密網吾不得禁
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
遂其性思量尔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
尔之命生尔誠吾心尔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
柰向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
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

伊文卷四
〇十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于茲幾三十年矣故篋中偶見之竊自嘆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牖書

為太中書家藏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

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分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所存乃其遺也故

太宗親書唯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念太宗皇帝以介第之貴真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視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烏慮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切謂是心也宜為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太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伯五臣程珙謹題

詩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時年十八

辭章奔競至道難茫茫學者爭驅馳先生獨奮孟軻古
扶持聖教增光輝志同周禮制夏人稱孔子生閩西
當塗聞名交薦牘蒼生無福為道大不為當世用
著書當訓來者知今朝有客問空聞後大幕征邊陲
南陸兇寇陷州郡久張螳背抗天威聖皇赫怒捷書
虎侯秉鉞驅熊羆宏才未得天下良謀且作軍中帥
曩尔小蠻何足道庶幾聊吐胸中奇

遊嵩山

鞭羸百里遠來遊數日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去
如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表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用時還解壽斯民

二程全書第五十八

二程全書第五十九

伊川文集五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佗術
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
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
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

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為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于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擇俾之輔佐于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茲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于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為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為相之旨至于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殫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

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
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
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
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
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
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
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于老
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
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
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
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
其心媿耻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
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
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
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
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
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
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
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沉晦顧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待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願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

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為教之意非不至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又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為專以簿書期會為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矜式竊聞執

事齷文高行為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為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盖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為意也盖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後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憇郡庠俾後

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
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
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
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
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
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
浼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寮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
念遠方憂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

為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
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
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
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
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乎於是決之不
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
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
平也上九以劓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
德而不居其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
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必觀

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一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見論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廢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文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顧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餘所

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无寬裕溫厚一作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

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美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紛見彷彿

無差乎

更願完養思慮涇涇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

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姊
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
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
幅之諭詳味三五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辯
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况十八姊大哥皆在京
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
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

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願以
為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是言方言
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
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
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句心
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无殊但恐言之未詳爾
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
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
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願齋心裁書再拜獻于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願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間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為者願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鉄單者鉄幾萬斤以木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絕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壓于梓宮于時

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无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為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仁况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為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為可行無足疑

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
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享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
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空之禍
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天祐
忠孝必俾公熾昌壽歲子孫保无疆之休竊惟公事仁
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无比料公之心苟能
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禍患所不避也况一
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
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
繁公為不為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
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安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惧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
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
言于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
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適為願羞未敢拜貺謹
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東帥書

願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免聞台聽公到鎮之
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日虜既再寇

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
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
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
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為
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為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
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
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
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
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
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
安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與矣願公念之

答八示奏草書

辱示奏葉是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
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
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是亂為主願欲公以愛
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而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
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
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
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
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

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先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

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却錄去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其於朋友間

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窄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行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

正又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為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採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自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遠書不復思繹故言无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小簡

願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為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為避暑著書之所唐

王龜構書堂於面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願雖不才亦
能為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詩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願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
為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
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
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
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之
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
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

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
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
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
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馬雄文以光寔空俾
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
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為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願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世
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
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

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為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乙資政韓公為誌其墓思得太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心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貴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願泣啓願罪惡不弔感招禍變不自死滅无長喪上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

堪慮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願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况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兒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推咽言不倫次願泣答楊君法曹九月十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為誌行狀願自作徐當寄去

謝韓康公答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蓋為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嚴衆聞願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

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彷彿徒
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
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
慮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
密宸辰之光輝考於近世以來可謂非管之遇荷恩為
媿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盡學勉副厚知
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悃所懷敷
宣罔既

又謝簡

願皇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福罔執耕
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于朝沾
被恩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覲伏冀上為宗社善護靈輿
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
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早暎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
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願備員於
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
從至慰至幸引素門墻坐馳神葵所欲道者非面不盡
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願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无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常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後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母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據呂氏所錄到者編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諭但

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无病若謂性與天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此道非此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

段

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如此以明彼

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

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無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合一而言中正

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曰觀此義一作謂不可

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為近之

子居和岷之子 又曰不偏之謂中道无不中故以中

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

出可乎

大臨云不偏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偏之謂中甚善語猶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

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

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

以至虛无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

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

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

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

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

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

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

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為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
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
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
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已
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知
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
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
明言不達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

卒為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

堯舜相受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

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

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

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中即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即易

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

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

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
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謂一有竊純一无偽
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
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
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竟辭氣迫窘無沉浸濃厚
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
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
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間口喻義山傳誨一一幸甚幸
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
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
為已發所為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
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
止取純一无偽與聖人同處一有恐孟子之義亦然更
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
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允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
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泐疑未喻又恐傳
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及一作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九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之語未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揚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總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

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

家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

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

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

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言謂言體而不及用

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

上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
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
鍾閼中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
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
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閼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
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瀆
利時先祖殿承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
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
沮正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
如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

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
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
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踊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
之恙師旅之興儲待為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
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閼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
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
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己任某是以不敢避狂妄之誅
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
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願皇恐上訴于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願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觀律節文諸鑿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死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肆怨其盲妄無所忌懼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為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

殺之者不可勝數况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辯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先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為之窮辯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究死而不為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為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已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

之法此律正為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
豈繁有益無益也謂已之命則為人毆而殺之亦可以
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隱忍而
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
如是全之士大夫使為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曰
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
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
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
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
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

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刀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
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怒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
加治豈為政之道乎姪子某為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
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克死今有狀被
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
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
行之况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
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為安乎竊聞邑中憤嘆不平
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
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

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皇慈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願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遍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萬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投能一訪甚佳只六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願借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叫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月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

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彙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然只看王翹湖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願啓

答周孚先問

跋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心若助

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人方
之禪客未嘗聞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
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罔念作聖乎先竊謂聖
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
皙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
若曰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乎先竊謂樂水樂山狀仁知之體動靜述
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
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
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无疑
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
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
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
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
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蒞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
也動之以禮觀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入君
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
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乎先舊講習大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
伊川先生之門預群弟子之列親親受模範時
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

所疑為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論迄今
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
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
冬周乎先謹書

答張閑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
待身後竟老則傳美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
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
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
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

數之臺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管輅郭璞之徒是已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
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願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口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
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况安佳甚慰遠懷願如
常近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爾朝廷設
教官蓋欲教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脩職
則不素餐号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

喻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此

小子

大者項城
小者鄆陵

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

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願答楊君

二
明

答揚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
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
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偽矣是
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
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相
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所

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止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白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槩尚弗識况屈伸又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為衆說漂然不能自立爾此亦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失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終不合

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始求自曉無庸作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兩書并答問

願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願如常不煩見念亦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暑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白善愛五月十日願咨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兩拜覆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稟冲氣

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
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
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
喪至死其氣則會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
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
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
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
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

來格但當至誠不當執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
何

潛心又當自明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
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
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
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
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觀此一篇
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後子教有激而云不得
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
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
謂陷父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九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願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
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棄愧聲猷之弗兢不量非偶
妾意高門以願弟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閨
第幾小娘子性質資作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
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
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不量衰族久慕高閨輒憑咫尺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

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願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
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蘊夙成
以願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
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
閑而箕帚之勤願俾恭事

